

《思想者》杂志征集稿件

《思想者》杂志是由华夏日报社主办，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文读本，于 2023 年 6 月创刊，杂志宗旨为“见证时代，拒绝平庸”，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

《思想者》杂志为季刊，主要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知名

媒体负责人、调查记者、知名学者等。

征稿对象
海内外作家诗人、学者、评论家、媒体记者等。

投稿邮箱：huaxiazaobao@126.com

主 编 | 艾华林
执行主编 | 郭 园

如何讲述西南联大的故事与文学

■ 艾华林（云南）

我在蒙自生活十多年了，也是一个蒙自人了。“我远来是为的这一园花吗？/我远来是为的这一湖水吗？”来之前，我想了想，好像是，好像又不是。我们的遇见，肯定有某种因缘，现在它开花了、结果了。记忆中，西南联大先锋书店落户蒙自南湖已经三年多了。如今，它已成为蒙自新地标了。但我还没有走进它，因为我是一个在生活的泥巴里打滚的人，我是被现实困住了，但我身上也有一种很大的张力。所以，我今天很高兴，因为文学，因为一段历史来到这里。

首先，我要祝贺布小继教授、何晓雯女士共同撰写的新书出版。其次，我要感谢布主席给我这个学习的机会，让我以读书人的身份在这里讲讲我所理解的西南联大与文学，我既感荣幸，又有点忐忑。因为我要讲的这个主题，其实并没有想清楚的，何况是西南联大这么宏大、厚重的历史题材。

从 1938 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西迁昆明，组合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至 1946 年抗日战争胜利，西南联大三校北归复课，这所由三校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就完成了它为中华民族存续文化血脉，保留文化火种的历史使命。

西南联大虽然只存在了 8 年，但它所获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8 年间，西南联大走出了 2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 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 位两院院士……这些成就不可谓不亮眼。

如今 80 多年过去了，人们讲起西南联大的历史，依然津津乐道。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时，因为校舍不敷使用，文法学院便在蒙自南湖找到了办学地点。闻一多、朱自清、吴宓等大师来了，外籍教授、诗人燕卜苏来了，诗人穆旦、周定一诞生了，中文系学生向长清来了，《西南采风录》的作者刘兆吉来了，《南湖诗刊》创办了……（80 年后，我艾华林来了）很多奇迹和精彩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了。

虽然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在蒙自仅仅存在了 180 天，但联大师生在这里播下的火种、创造的奇迹，留下的遗产，是非常丰厚的。在蒙自生活十多年了，我发现，以前，在朱自清先生笔下的，这座城小的、好的、安静的蒙自，如今已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说心里话，看到人民过着幸福、安康的生活，我非常高兴，但同时也有一种深层的社会意识时常困惑着我、侵挠着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想明白。

下转 11 版

作者的心灵史，他的乡愁、他的禅悟、他的卑微与尊严，他对诸神与众生的省察与思辨，俱浓缩其中。他的诗歌写作，为当下景观化、圈子化的诗歌风气提供了可贵参照：真正的诗歌，不必高蹈，不必喧嚣，能在卑微的泥土中开出瑰丽的诗性之花。譬如他的《田野里》所写，那些“疯长的草 / 比父亲的庄稼还好”，这或可视作他的诗歌写照：正统的文学秩序之外，无人关注的角落里，有一种野性的、坚韧的、生命力顽强的诗歌独自蓬勃生长。艾华林的诸多近作，无疑是这种生长的最新见证。当他发出“我要为自己而活了”“我的心又生出爱了”“我又重新爱上了这个世界”的呐喊，我深深知道，属于他的时间开始了，期待并祝福。

责任编辑 | 郭园 校对 | 卢路

在卑微的泥土中开出瑰丽的花朵

——艾华林诗歌近作读札

■ 陈劲松（广东）

回溯代表作《当我卑微无名时》，艾华林曾这样写道：“当我卑微无名时 / 我要好好地爱自己 / 我要你在任何时候 / 都能遇见最好的我”。对诗人而言，这既是自我的生命期许，也是自觉的诗学追求，身份卑微但不失尊严，诗歌无名却恪守心志。于是，透过诗人种种卑微处境，我们得以和他许多充溢着闲适与豁达的美好诗句相遇。读罢艾华林诗歌近作，我从他那些延续并深化的乡愁、禅悟与生存尊严等主题书写中，愈发感受到诗人更加开阔淡泊的精神视域、更为沉潜从容的艺术质地。

乡愁的轻与重

乡愁是艾华林诗歌最持久的母题。从《出租屋里的乡愁》到《回湘记》，乡愁的主题一以贯之，表达方式则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早年，他写“我用她带的腊肉和辣椒炒了一盘乡愁 / 炊烟袅袅升起，我不停地打喷嚏”，那时的乡愁具体细腻，带着味觉与触感。而在《回湘记》中，乡愁被赋予了更轻盈的诗意：“春天的帷幔换了一幅又一幅 / 但山还是山、水还是水，我还是我 / ……有江花的诗意与菩萨的慈悲”。季节变换，流年匆匆，所有物是人非的感慨，淡化成一幅近乎禅意的水墨。岁月与春天远去，山水和我依然，变与不变的辩证背后，隐藏着时间的苍茫与生命的沧桑。

和其他乡土诗人耽溺于激烈抒情或简单控诉不同，艾华林的乡愁书写始终保持一种克制的美学，常以白描般的笔触呈现故乡物象，画面感十足：鸭子嘎嘎叫着 / 走进了灶屋 / 一只土鸡飞上了餐桌 / （《乡居一日》）。濡湿的空气 / 有桃杏的清香 / 醉美的天子湖 / 有“鸿雁于飞”的白鹭 / 和“红掌拨清波”的洋鸭 / ……临别时，一场小雨 / 淋湿了沿河街清幽的古意 / 也滋养了我脆嫩的乡愁 / （《回湘记》）。此诗部分意象源于《诗经》《咏鹅》等经典作品，非常自然地嵌入当下乡村场景。古典与现代的情景交融，使其乡愁蕴含个体的生命温度与传统的文化厚度。

艾华林笔下的乡愁书写，还有着颇为沉静的特质：瓦屋斑驳的墙上 / 有只大蜘蛛 / 一双破旧的靴子歪在墙角 / 父亲去了另一个地方 / （《乡居一日》）。父亲的缺席与墙角的旧靴，构成了无声的时空对话；物的在场与人的不在场，释放出巨大的情感张力。而母亲那句看似不经意的“过冬的大白菜还没吃完了”，则以日常生活的琐碎，承载了丧偶之后难以言说的孤独与沉默。这种表现手法，在《田野里》继续延伸：“父亲还在的时候 / 这片土地 / 被小麦决然盘踞着 / 几年没打理 / 这些疯长的草 / 比父亲的庄稼还好”。关于亲情，关于悲痛，艾华林没有直抒胸臆，而是通过物象与细节的铺陈间接传情，藉此书写乡愁的轻与重，昭示其诗歌创作日臻成熟。

禅意的渗透与生命的安顿

诗歌评论家欧阳白认为，能从艾华林的诗中“读出宽厚的心境和宽容的品格”。之所以宽厚与宽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诗人对佛法思想的体悟与吸纳，这也是其诗歌创作的另一个重要主题。读过《在南岳的晚秋里》《与了了正觉宿大善禅寺》《南岳来信》等诗，我发现禅意不再仅仅只是外在题材，更是内化为艾华林观照世界的方式和安顿生命的态度。

最能体现这种禅意境界的诗作，是其《天子湖上》。诗的前半部分以否定句式开篇：“没有险峻的山峰 / 没有奇异的岩石 / 没有崖刻的石壁 / 没有秀气的沧桑”，连续四个“没有”，消解了游人对风景的惯常期待。接下来，诗人以“但有”转折，呈现白鹭、洋鸭、屋舍、田垄等普通而恬静的物象。诗歌结尾，引入青淞禅师的话：“修行，不就是修自在吗？ / 缘来心应，缘去心止 / 这多好啊”。这显然并非空洞的说教，而是从具体的山水体验中，自然生长出来的生命感悟。最后，“暮色如约而至，春雨淅淅沥沥”，天地的节律与人心的节律，在诗人眼里达成了某种默契。

《与了了正觉宿大善禅寺》中，诗人风尘仆仆走进大善禅寺并发出到家的感慨，那一刻“了了正觉连连说了两个对字 / ‘出家即归家啊’”。出家即归家，貌似悖论的表述，恰恰道出了艾华林精神世界的核心。南来北往经年漂泊以后，他在大善禅寺找到了精神上的“家”。当他“看见了菩萨的慈悲在微风中摇曳”，瞬间顿悟“我是在红尘中扎染得太久的人……但夜宿大善禅寺的那一晚 / 我明白了修行的要诀 / 生活不耐烦的时候，就是成佛的时候”。所谓“度人先度己，修行先修心”，诗人此番顿悟，已然超越生活琐碎与尘世烦扰，进而修得一颗平常心。《雨后的晴天》则将这种禅意与人生的虚无结合起来：“我一度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好长一段时间 / 我陷入无尽的虚无 / 吃斋念佛也对抗不了 / 绵密的雨 / 连续下好几天了 / 我羞愧我毫无知觉的麻木 / 又愉快地希望与你一起 / 迎接每一个虚无的雨后的晴天”。麻木与愉悦、虚无与希望，诗人将这些对立的情感予以并置，呈现的是他复杂而真实的心灵状态。在这里，感悟禅意不等于超凡脱俗，而是明知人生虚无，仍然选择迎接每一个晴天。生命的意义，不正在于此吗？

卑微者的尊严与诸神的黄昏

“卑微”是艾华林诗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他甚至将首部诗集取作《当我卑微无名时》，近作更是出现了《卑微的骨头》《论卑微》《再论卑微》三首以“卑微”为题的诗歌。在我看来这绝非偶然，归根结底，卑微既是诗人的生存处境，也是他自发确立的写作视角。正如欧阳白在评论《星辉的光亮——我读艾华林》中所言，艾华林对卑微的高

度认可，隐含两个方面的潜台词：一是“他主动放低自己的位置，以此获得仰视这个世界的机会”；二是“他并不以卑微为不齿，反而能够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积极生活，追求真理，追求艺术”。放低自己、积极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清醒的自我定位？从这个角度来说，艾华林的睿智可见一斑。

不过，艾华林近作对于卑微的书写，开始具有批判色彩。在《卑微的骨头》中，艾华林写道：“有人吃斋念佛 / 就有人烧杀抢掠 / 卑微的骨头里有江河吗？ / 别做梦了 / 把自己当一块煤烧了吧 / 能发光就发光吧 / 不要为求而不得而苦恼了 / 念经三千遍也刹不住轮回的”。卑微者的骨头像煤，此处“煤”的意象极好——它是卑微的，埋藏地下、被人遗忘，但它能燃烧、能发光，这或许也是艾华林对卑微者尊严的理解：外在的身份与地位再显赫，比不上内在的自洽与奉献。所以，不必纠结于前世今生、荣辱得失，理应顺其自然、过好当下，“再卑微，也要有点出息”（《论卑微》）。

《再论卑微》将批判锋芒指向了更广阔的社会图景：“卑微的人，从一出生就着相了 / 对硕大乳房的吮吮、揉捏 / 有多少是不以为意的”。诗人以婴儿对乳房的依恋，隐喻卑微者对权力与物质的执念，而“有些人一辈子 / 当奴才、做看客 / 脸上也洋溢着得意的神采”，这种麻木的得意，仿佛鲁迅笔下的看客，较之卑微本身更令人悲哀。“我最见不得这种做派了 / 但不敢大喊大叫”，最后一句尽管十分坦诚，但让我意识到，卑微者纵然批判，却连声音都是卑微的。原因何在？诗人为我们留下了想象与思考的空间。

《诸神的黄昏》《诸神的脸谱》《众生的欢乐》等诗作，则将视角从个体卑微者扩展至“诸神”与“众生”的对照。譬如“诸神剃光的头颅 / 从贴着门神的缝隙里探出来 / 一脸坏笑地告诉你 / 没有诗意的日子也可以活得很滋润”（《诸神的脸谱》）。从诸神的“坏笑”到“没有诗意的日子”，全诗充满反讽意味：剥夺生活诗意与践踏生命尊严的，其实正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存在。而《诸神的黄昏》中，“众生还在为命运加班 / 诸神则继续狂欢 / 香烟袅袅的夜空，也难免悲凉”。狂欢的诸神与加班的众生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但诗人尖锐地指出：“心如明镜的开悟者 / 也不见得有多么高贵”，并暗示诸神的狂欢终将迎来黄昏。这种对权力结构的冷静观察与冷峻审视，体现出艾华林日益自觉的社会批判意识。

作家王小波曾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诗意在远方吗？不，在我们生活的此时此刻。就像诗人于坚所言，“世界永远焦虑，诗却是一种定力”。从艾华林身上，我看到了这种定力。生活辗转，他的身份亦不断变换，他对诗歌的忠贞，始终只如初见。他的诗歌，不以炫目的技巧或宏大的主题见长，而是以朴素温润的方式，记录了当代中国一个底层写